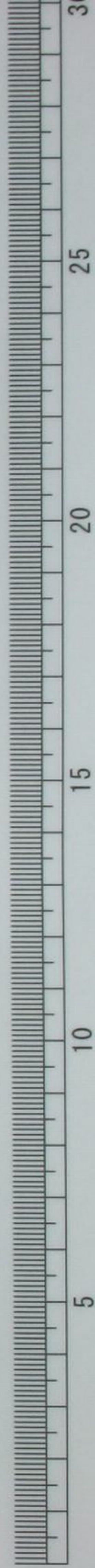




謝選拾遺

四

13
1017
4



門 413
號 1017
卷 4

謝選拾遺卷之六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
寄贈
為字集

賴襄子成選

東坡

伊尹論

讀起即如開戶見
山
狹天下是一篇精
神所孕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
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

一鄉之推也之下
如何接去忽出一
層以智不若與上
文關合可悟超九
之訣
是作論根抵

言選才通
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沈云拓開一步是
文章斷法
沈評善觀坡文之
天倪者
坡老不愧此言者
後之君子云云是
東坡慣用手法又
是東坡喜出語調

孔子安取哉筆態
飛舞

此文士子當每日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夫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一誦不獨養文心
乃養浩氣
沈云其才在韓大
事而其本由於立
大節論伊尹公亦
自抒其志概也
沈評可謂坡老知
已也然余平生所
見如此不圖歸愚
先生先獲我心
志林論古皆偶見
隨筆與少時結構
作論不同往往把
數件故事打成一
片如陶工埴土成
器心手相應作法
自在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眈然不足以動
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
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
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論周東遷

東坡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
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蘓子曰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因一喻帶說商周
了筆氣宕逸

纘王之神聖諸侯服事然終以不王由東遷之過也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
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
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
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
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
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
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
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

以下歷舉遷者論
所以遷有不同直
到篇末一氣流注
中間波瀾起伏使
讀者不見其平列

就無數遷者之中
忽舉不遷者二趙
筆勢歸到平王繼
志不羈

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
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
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
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
者，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
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
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
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
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

使平王有一王導
此句妙即武王論
中是文王之道文
若之心也同一手
法
而秦何自伯哉作
飛舞之筆生四畏
秦之句真仙人狡
獪技倆

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
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
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
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
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
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
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
畏秦，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
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
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

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三國論

穎濱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恃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起法突兀一篇英
奇之文非此提不
起

夫唯智勇句是蘇
家常調

時為咏歎亦其家
法

入題未幾忽又入
高帝去手法不測
惜平句如憑風而
呼下面趨勢捲起

此等形容委曲詳
盡筆無遺憾使讀
者人人領解古今
唯蘇氏蘇氏唯子
由而已

掉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推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

而項籍一句頓落
絕妙他人必費幾
句然後至項籍
一小段洗發主意
承上起下

前面說用其不智
不勇閉門拒敵之
意已詳盡此處唯
說所以用之之術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有果銳剛猛之氣
而不用是主意却
在最末入劉備處
頂之而說一順倒
主意明白
又把地與將與氣
三事順叙以奔走
狼狽承之應上半
篇不智不勇以所
以自用結之應下
半篇之意

添漢高帝一句掉
尾呼應惜夫云云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
不可及也夫、

隋論

穎濱

隋唐二論子由文中之最足不朽者父兄無此著實又無此明亮非二十分識力透徹人情世故不能做此等文一篇結構在物重人輕人重物輕兩意使他人作之必劉舉兩意為雙關法今以人重物輕說起末亦以此結住而物重人輕句唯一見不復言古人之不可及處正在於此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

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去即物重人輕之意下面說秦說隋處皆以此血脈通貫其中

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

重失天下云云即以術留天下以上
是客故入題處直
頂此意見天下之
久不定云云冒議
論起主客體裁宜
如此

說客處敘事多說
主處議論多以客
形主法宜如此

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
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
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天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
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
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
至於元氏、並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
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
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
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

說隋一段多議論
故結處不復別著
斷語以無以異於
秦也結之與上段
相聯合而已是取
捨詳略法宜如此

又歸到篇首之意
忽挿入慘急一句
倒收不脫題出以
對語使讀者不覺
用筆敏甚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
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
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
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
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
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
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
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
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

起處用短語結處用長句全勢勻稱

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穎濱

古今論天下大勢者賈生治安第一策以下不世出至柳州封建論老蘇審敵結構布置猶有典刑此論却於數子法外為一佳明也流易之文尤益初學作大文字老當自此等悟入封建論不置破題於首此論不然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覆固不可使在內一語故客主判然又化板為活法也

極言內重之弊預為結尾伏案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數代間亦有外重
之禍八王之亂最
其彰較者作者意
在說內重之弊故
輕說過直至朝
廷權臣山林匹夫
大聲暢言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此似總收內外然
以且夫天子之於
天下一段承之仍
說內重之害耳

唐初之制內外兩
重其至外重者後
人不善守其法之
所致宋太祖矯枉
過直偏重其內是
子由平生所憂故
喻以婦人女子極
論不可

此段真個總收內
外為唐制內外兩
重張本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
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

杜牧之戰守二論
原十六衛新唐書
兵志俱似讓此通
暢明盡

護選於遺 卷六
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
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
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
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
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
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
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

前面說周秦處實
借客形主故入主
處視前較短而不
覺其短

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
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
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
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
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
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
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
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

以上窮其所由勝
敗以下越筆證外
重之利遙應前而
說秦弊處手法甚
奇敏

此處猶可置數語
以前已詳盡故約
畧結去
唐初之制內外兩
重其衰也外重而
外重者由後世不
用其制

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
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
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
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歛不敢復
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
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
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
而後世之不用也

○上韓樞密書

老泉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東坡兄弟善用之
字為句調蓋老泉
鼓之也
東坡穎濱論天下
之勢每取喻於水
總學於父者而總
不及父妙
不義之徒不仁之
器殺人之事此等
語讀覺大可駭徐
而考之其實然也
特凡人不能見到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不能道出

是三蘊每為談柄者

三蘊長於取譬而老泉最奇逸

秦楚無賴子弟云云是亦其實為近而人不能道者

言選抄遺
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好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

嗚呼不有聖人一句出人意表結漢事及本朝事總以此為過渡處絕妙

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

非人得千金一句
有萬鈞力

叙事處錄句簡老
而意態生動最不可及

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
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
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
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
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
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
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
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朏

天下之勢今何如
也一句截住然後
言馭兵之方斷而
復續文調可喜

言人情洞胸躍髓

朏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
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
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
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
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
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

老泉言馭兵之方無他術唯多殺而已所謂言語朴直非有驚世之談者乃以天子與將對待錯綜故如有千波萬折此法二子傳以為秘訣引或者疑為一段問若是文中波瀾不然則天子者可以生人直接前段不過反覆一意文休平直矣

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

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憤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論養士

東坡

是為神宗朝議裁
減進士借戰國養
客一事立論昔人
未嘗窺破此意
叙事中帶有議論

至此純入議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起得宏闊深遠而
亦無荆棘礙目使
讀者快心看坡翁
文要着眼此等處
吾考之云云入題
夫智勇辨力方露
本意

篇中四出先王相
呼應

隋唐至今出於科
舉是作論本意不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區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
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
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
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
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
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

可輕輕看過

皆安歸哉為批翻
勢然後以手字也
字斷之全篇著精
神處
秦之亂再反覆議
論其意始圓備

言通抄道 卷六 十五
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
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
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
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
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
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
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
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

應有猛鷲為一篇
結冗處縱字世字
皆不冒虛字要者
其音調
楚漢以下餘波

放開一筆曲終奏
雅應篇首先王不
能免取深遠勢

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
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
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韓非論

東坡

是等文蓋公壯年
極力構成者晚年
志林諸篇反不如
此嚴密也
亂天下天下之亂
一語重複為順逆
勢是戰國語調

段法斬截

議通抄遺 卷六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夫無有豈誠足治
天下哉筆勢掀舉
是長公文調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
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

如手舞雙劍是亦
長公得意文法

一篇議論主意正
面在此却用為繳
結以下引史公語
防勦說之譏末亦
為搖曳勢應篇首
文局圓文態濃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
殺人不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
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
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
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
情明是非其極慘嚴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
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
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
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以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謝選拾遺卷之六

謝選拾遺

卷六

十九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959